

江蘇地方文獻叢書

吳門表隱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江蘇地方文獻叢書

(清)顧震濤 撰

吳門表隱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吳門表隱/(清)顧震濤撰;甘蘭經等校點.-南京:
江蘇古籍出版社,1999.8
(江蘇地方文獻叢書/薛正興主編)
ISBN 7-80643-099-7

I. 吳… II. ①顧… ②甘… III. 地方志-江蘇-蘇州
IV. K295.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1999)第 35401 號

吳門表隱

著 作 者 (清)顧震濤 撰 甘蘭經等 校點

責任編輯 周 方

出版發行 江蘇古籍出版社

發行部電話 025—3223462

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

經 銷 江蘇省新華書店

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對公司

印 刷 者 揚中市印刷廠 郵編:212200

開 本 850×1168

印 張 15.625

印 數 1—3000 冊

字 數 383 千字

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標準書號 ISBN 7-80643-099-7/K·56

定 價 20.00 元

(江蘇古籍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)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編輯說明

江蘇自古以來爲人文薈萃之地，流傳至今的文獻典籍浩如烟海。充分地利用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，對於發展和繁榮民族新文化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、建設社會主義新江蘇，都是不可或缺的。我們編輯出版這套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，就是爲了給文史研究工作者、大中學校師生及有關文化工作者，提供一套比較完整的江蘇地方文獻的基本資料，以供分析研究和閱讀參考。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將有選擇地出版記述江蘇歷史上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教育、科學、文化、地理、風物、習俗、掌故等內容的筆記、雜記、游記、野史、譜牒、志乘之珍品，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方志、日記、傳記也酌

量收入。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根據具體情況，分別採用未刊稿本、鈔本或舊刻本爲底本，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，並加新式標點，有少數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。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一九九九年一月

弁言

蘇州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，自公元前五一四年吳王闔閭建城，至今已屆二千五百年。對於古城的興衰演變，歷代均有所記述，積有豐富的地方志乘資料。據不完全統計，蘇州地區範圍內傳世的各種府志、縣志有一百八十餘種，共千餘卷，鄉鎮小志及山、水、園、亭、寺觀、祠廟等專志則為數更多。惜舊時刻印份數有限，加之歷經變亂，保存不易，不少志書已成稀有，閱讀極為不便。為適應四化建設的需要，充分發揮方志「存史」、「資治」、「教化」的作用，根據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關於整理舊志的要求精神，特對蘇州著名方志分批進行標點重印，以供各個方面工作和研究之參考。

這裏標點重印的有唐陸廣微《吳地記》、宋朱長文《吳郡圖經續記》、宋范成大《吳郡志》和清顧震濤《吳門表隱》共四種，前三種是我國方志中的名著，後一種輯有其他志書未收的蘇州珍貴史料，故為學術界所重視。此

次標點工作是組織我市部分文史工作者分工進行的，并得到了有關部門和單位的積極支持，對此我們表示衷心感謝。由於時間緊促，又限於經驗和水平，錯誤不妥之處，敬希專家、學者和廣大讀者予以批評指正。

蘇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

一九八六年元月一日

標點說明

《吳門表隱》二十卷有附集，清顧震濤編纂，道光十四年（一八三四年）小辟疆園梓板。這個書名是何意呢？該書例言有云：「是書止載三邑境內，只錄志所未及。間有雖載志中，未能明晰者，重言申明，故名《吳門表隱》。」就是說，這部書是蘇州方志的補充。蘇州歷史悠久，向來經濟、文化發達，也是資本主義萌芽發生的典型地區。在這一方面，書中提供了不少值得重視的材料。正如韓對在序言中所說：「《表隱》一書，皆郡中典故見聞所未及者。」故向來為學者們所重視，並加以引用。

這部書只分卷數，不分門類。因為編纂時「隨時隨筆，錯縱書之，是以門類不分，次第或紊者，稿本體也。」收集的資料沒有分門別類整理，不易查找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點。據編纂者自述，編纂此書用力甚勤，采錄了先輩遺集，前人手稿，又廣采雜書，故老傳聞。「仰蒙當代名公、尊親、族長採訪參訂，僂力校正。并請公閱，各相損益，筆削成書。」該書於嘉慶十年前着手編纂，告成于道光十二年以後，化了將近三十年的功夫。正如吳云在序言中所說：「積三十年而後成編，凡史無傳，志無紀者，網羅遺漏，斟酌盡善。博采群書之奧，兼聽街巷之談，薈萃廿卷，貫綜萬言，巨細兼賅，雅俗共賞。」這個評價是不能算過分的。

綜觀全書，有政治、經濟、人物、寺宇祠墓、第宅園林、名勝古迹、公所坊表、中醫中藥等各方面的材料。如聞名中外的蘇州絲織，集中載有明清以來雇佣勞動的情況。如「花橋，每日黎明，花緞織工群集於此。素緞織工聚白蜆橋，紗緞織工聚廣化寺橋，錦緞織工聚金獅子橋。名曰立橋，以便延喚，謂之叫找。」又如「徐元、顧云、錢大、陸滿皆北園機工，萬曆二十九年六月六日，倡衆從葛成擊殺稅監，遂罷私權。」再如道光十三年，因絲織業的不景氣，停工的匠戶有三千六百多。有的生活無着，轉死溝壑，慘不忍睹。一方面官府設局救濟，使之苟延殘喘。另一方面又立案，對敢於反抗，乃至「倡衆叫歇停工」的，永禁嚴辦。卷十一載，雍正十一年圓妙觀機房殿內，有「永禁紗緞機匠叫歇幫行碑」。這些都是研究資本主義萌芽的重要材料。

其他方面，可珍視的材料也隨處可見。蘇州百貨匯集、商賈云聚，有現任的地方官、閑居的縉紳地主，市民階層的擴大，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，消費水平也日益提高。書中記載了一批名產名店。有以招牌著名者，如悅來齋茶食、安雅堂醃醃、有益齋藕粉等；有以地名著名的，如溫將軍廟前乳腐、野味場野鳥、鼓樓坊餛飩、百獅子橋瓜子等；有以人名著名的，如孫春陽南貨、曹素功墨局、褚三山眼鏡、雷允上藥材等，再有以混名著名的，如陸稿荐蹄子、家堂里花生、小青龍蜜餞等。蘇州光學工業製造在古代占有領先地位。「眼鏡前朝只有單照，以手持而用之。國初吳江諸生孫雲球得洋法創始，後傳其業。」（附集）另外還記載了著名的蘇州中藥成藥，如專治膈氣的獅子油、治目疾的空青膏、治疳的滕疳藥等，這都為我們了解蘇州工商業的發展，提供了可貴的資料。

再如書中所載罕見資料。如蘇州城圖的繪制和刻印。附集載：「蘇州城圖，宋時勒石郡學，而地名詳

備者，乾隆十年知府傅椿鋁板行世，四十八年知府胡世銓重刻。」現在這張地圖已鮮爲人知。又如卷九記載軍洞又稱烽火墩：「陽山西有二，口窄中廣大，石室之，明劉基作。」書中所述形制，爲現代考古所證實，惟謂係劉基作，其說不確。卷二載：辟疆園，係晉顧辟疆所築，爲郡中第一，志載失考，實在西美巷中，明況鍾有《辟疆館記碑》，其地後爲況公祠。「明通判祝允明宅，在三茅觀，後爲祠，并祀文徵明、唐寅、王穉登，久廢。」（卷十）這些材料，爲我們考古遺址遺迹指示了綫索，也補充了志書的缺漏。

編纂者顧震濤，又名瀚，字景瀾，默庵，吳縣人，出生于清乾隆十五年（一七五〇年），卒年不詳，道光年間尚在。他是一個貧苦的讀書人，自述「由來失學，讀書習藝。」未參加科舉考試，沒有功名。其性格，人稱：「性狷介，素謙和，潔修內行，以禮自持，歷境坎坷，未嘗形色。」他著述勤奮，寒暑不輟，一生忙於修譜、修祠廟，編纂詩選、小志。因此，他是一位諳於吳中掌故的學者。又性好吟咏，吳中山林古迹題咏追遍，著述等身。著有《燃松堂文集》、《隨筆》、《小辟疆園詩稿》、《吳郡忠孝匯錄》、《吳門表隱》及其他撰作不下數十種。

《吳門表隱》係道光十四年梓板，但附集中載有道光十九年間事，附集顯然是後來搜集和刻印的。此書現存刻本較少，流傳不廣。現據蘇州博物館所藏道光年間刻本，加以標點。原書第一、二冊爲序，多應酬之作。又編纂者從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出發，所錄忠孝節義人物頗多，并不可取。本書由甘蘭經、吳雨窗、吳琴標點，標點時糾正了個別明顯的錯別字，脫漏的字加○補入，其他不作改動。限於水平，有錯誤不當之處，望讀者指正。

吳門表隱序

道光辛巳，余偕石琢堂、黃蕘圃諸公修郡志，其時即聞顧君默庵之名。閱廿餘年，乃睹其所著《吳門表隱》，網羅散軼，足補地志之遺。其書復經董觀察琴涵考訂補綴，益堪徵信。往余請養家居十年，每過士禮居，輒喜與蕘圃談鄉里故實，歸而述所聞於堂上以爲樂。時琴涵官京師，與余子曾沂交，喜談吳中佚聞瑣迹，尤熟於朝章典故，爲館閣諸老所推重。後曾沂每舉以聞於余，一如余往時。今琴涵退居林下，與顧君輩一二孤冷劬學之士搜訪鄉里故迹，蕘圃令嗣同叔又出其家藏書，相與考證搜剔，于故老嘉言善行表章不少。昔文徵仲以清名長德，主中吳風雅之盟者三十年，致身清華，未衰引退。築室於舍東，曰玉磬山房。樹兩桐於庭，日徘徊嘯咏其中，博習典故。元末明初，故家遺老，流風舊事，劇談娓娓，坐客皆移時忘去。今鄉里中，若琴涵之從容養望，年老而多識，好學不倦，庶幾徵仲之比。惜余不獲歸而晤對，反復顧君此書，徒神往于滄浪水石間。又惜蕘圃既逝，吳中少一汲古多聞之老宿。猶賴顧君一二輩，捃拾墜逸，硃硃於牖下。其人其書，不益可寶貴哉！是爲序。

道光二十二年初秋，賜進士及第，誥授光祿大夫、經筵日講起居注官、太子太保、武英殿大學士、文淵閣領閣事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、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、上書房總師傅、國史館正總裁、管理戶部事務、賞戴花翎、姻世侍生潘世恩撰。

古今來類書不一，記叙精粗各從其長。然裨世教、昭風化者，見未多焉。重表願生震濤好讀書，善載筆，博覽山川，貫綜文獻，其學行爲先大夫所見重者。邇年來境甚坎坷，未嘗形色，惟是閉戶著書，不屑干謁，尤可敬也。其《表隱》一書，皆郡中典故、見聞所未及者，集而成帙，尚恐執己病私是懼。嘗質正於諸先達，僉加參訂，屢易其稿，復出以問序於余。余嘉其敏而好古，述而不作，誠吳門足證之書，豈僅記述之類也。爰綴數行，以署其端。

道光十一年春正月既望，予告刑部右侍郎、前刑部尚書、廣東巡撫、軍功加五級、賞戴花翎、表再叔韓封撰於還讀齋，時年七十有四。

吾鄉文學之士甚多，著述之筆絕少。前賢如景周、企翱、師陳、寧人、學稼、子晉、簡栖諸公，繼則如臞庵、日容、潜邱、章辰、丹午、尺木、友篁、竹汀、禮堂、宗上，此外不多見矣。蓋文學之士，非徒科第進身，即以文章名世。至垂老窮經，綜貫墳典，善於表闡潛德者。今則如丹宸、篆香、朗峰、湘舟，及君數人而已。如君更苦於遇，酷於貧，能於艱厄之際，不以溫飽自計，而孳孳於著述者，尤難之也。今將《吳門表隱》一書，乞正於余。余讀之再，喜其綱常名教所繫，誠吾鄉幸有之書，俾後世有紀有證，此大

君子之用心，豈僅爲文章博名利計耶！爰述數語爲之序。

道光十一年辛卯二月辛卯初八日辛卯之辛卯時，愚表伯任兆麟識，時年八十。

類書之原，始于歐陽率更。厥後浩如烟海，閱者倦焉。族侄默庵，稟性溫厚，居家孝友，而節操風清，超然物表，士論高之。七歲能吟詩，八齡即纂譜。然懷才不遇，鹿鹿無成，歷境顛危，殊可悲也。曾與余采輯族譜，整修祠墓，新啟賢閣，集先代詩，凡十有五年，寢食俱廢，孳孳弗怠，人所莫及。今春出《吳門表隱》一書，皆志遺史闕之文，采錄既遍，稿成質正於余。余展閱再三，曷勝欽佩。雖從蟻駃蚊負之功，卒成綉虎雕龍之業，苟非恒心苦志，豈能成此。誠吾鄉幸有之書，其有功於桑梓者，豈泛泛哉。亟宜壽梓，可信可傳。

道光辛卯初秋己丑重謁泮宮，吳山族人步青撰，時年八十有五。

古來前賢往哲，莫不以著述傳。著述之傳，在乎闡幽顯微，黜邪崇正，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亦此意也。後生小子或以好名爲譏，殊不知量也。族孫景瀾，文詞清麗，經術湛深，處困不移，雖積稿充棟，尚

屬雕蟲之技。惟所著《吳門表隱》一集，探奇索隱，爲吾鄉未見之書。徵文考獻，實堪傳信。上足以補正史裨官，水經地志之闕，更足以發百氏九流，村謳巷曲之奧。苟非家藏萬卷，一目百行者，未能勝其任也。集既成，介資洲弟郵寄於余，請以文爲之弁。余素重其爲人，跳蕩時即以宗族爲計，稍長汲汲於祠墓之中，數年來族譜成而先祠治。他如郡中諸先賢廢祠，復能一一克佐其新，有功桑梓，實吳士中巨擘焉。故樂爲之序，以附于諸公之次。

道光十二年正月八日，賜進士出身，誥授朝議大夫、通政使司副使、前翰林院侍講學士、日講起居注官、咸安宮總裁、翰林院侍講侍讀編修、雲南提督學政、右春坊右中允、族再叔純撰於京邸思無邪齋。

從來遺聞佚事，數十年後流傳不泯，賴一二老師宿儒爲之紀載垂後也。《吳門表隱》一書，顧生震濤積半生之辛苦，以裒成是編。韓子云：尋墮緒之茫茫，獨旁搜而遠紹。其有功於文獻者，豈淺鮮哉。且顧生孝友端方，固窮履潔，杜門著述，不干名譽，絕迹公卿之門。惟於郡中諸先賢祠，克襄祀事，歷久不衰。尤長于詩，清綺婉約，取徑中唐，已積萬言，亦近所罕見者。余故欽其學，更重其行也。嗚呼！爲己爲人，榮辱所關，士人久而論定，安可不立品耶。今春出稿求文，因濡筆樂爲之序。

道光十六年丙申清和之望，賜進士及第、翰林院編修、前山東按察使署布政使、提督湖南學政、日講起居注官、上書房行走、翰林院修撰、友生石韞玉撰於紫陽講院，時年八十有一。

古人稱三立，而立言居其一。文章者，立言之一端也。夫文章之作，在乎才識之高明，才識高明，則不朽之業成矣。顧表阮默庵，力學敦行，專務考訂，集衆腋以成裘，鳩群工而作室。風帆雪轍，索隱探奇，意甚盛焉。歲丙申春，出所著《吳門表隱》一集，屬雲爲序。余再三披閱，不勝欣喜，誠詞林之鍾呂，桑梓之珠璣，積三十年後而成編。凡史無傳，志無紀者，網羅遺漏，斟酌盡善，博采群書之奧，兼聽街巷之談。薈萃廿卷，貫綜萬言，巨細兼賅，雅俗共賞。名卿跋序于前，都士品題於次，金庭玉海，洵足爲名山之逸史，不朽之盛業矣。爰綴弁言，書之卷首。

道光十六年仲冬朔旦，賜進士出身，誥授朝議大夫、河南彰德府知府、前翰林院編修、誥封通議大夫、翰林院侍讀學士、九十叟吳雲撰。

凡著一書，必期于有用。端木氏有言：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。苟有當于道，無論大小，皆爲有用。而能表章遺佚，顯微闡幽，尤爲不可少之著作。族孫默庵，孝友敦行，家貧力學，矻矻著書，若蛾子之時術。《吳門表隱》一編，爲諸先輩所推許。其書分三門：曰輿記，曰人物，曰雜綴。錯縱載之，通爲廿卷，歷三十餘年而後成，是皆有裨于世教。嗚呼！可以傳矣。

道光丁酉初春，醉易老人承撰，時年八十一。

《吳門表隱》一書，顧君默庵所輯也。君精於考訂，平時見聞所及，集而成帙。余披閱再三，嘆其用心之厚，服其稽古之深，洵吾鄉足證之書也。爰綴數語，以弁於卷端。

道光十七年仲春下浣，賜進士及第候補四品京堂、前雲南按察使、湖南提督學政、翰林院修撰、姻愚弟吳廷琛撰於池上草堂。

都邑之有志，所以訂沿革，辨疆域，羅列人物，觀察風俗。雖僅屬方隅，而大之係國家利弊，次亦鄉里典型之所在，俾後人留心舊章，悉可按籍而得，故其書甚重。若夫遺聞瑣迹，祇陳梗概，不暇致詳，體例固宜然。然儒生好古，往往別爲摭拾，以相輔翼，遂與衆志并行。蘇郡志新修百五十卷，簡策炳麟，卓乎稱宇內標的。顧溯諸曩昔，如張勃《吳錄》、陸廣微《吳地記》、龔明之《中吳紀聞》、陸友仁《吳中舊事》等，考核家時輒援引，殆不啻山之有支麓，水之有支派焉。長洲顧君默庵，孤苦力學士也。自少不求聞達，專意搜輯，年已逾艾，境彌艱，功亦彌篤。凡父老流傳，暨友朋所告，訪尋所及，咸操觚

哀錄，迄今集成一編，曰《吳門表隱》。從來事有隱有顯，顯者助業之赫，藝文之富，英偉閎傑，彰彰耳目前，罔弗習熟。惟其隱者，在若存若沒，若明若晦之間。時運遷移，碑碣圯毀，即曾播衆口，且易灰滅。苟無人表而出之，斯隱者終隱矣。或謂此特纖屑奚筆爲？不知識大識小，理本無二。楊銜之但記伽藍，李格非但記名園，所托殊隘，君子猶取爾。

昭代則江城名迹，多載雜事，嶺海見聞，兼采小說，而秘閣簿，皆著其目。譬諸碎璣零錦，正五均司市所樂收，豈得竟視同鼠璞而弃遺之哉！況君書，初不過閑坊曲巷，野寺荒塋，下逮物產食單之細。後乃博諮忠孝節義，倫紀攸關，姓氏或幾就埋蝕，條舉件繫，藉用闡幽潛而資激勸。揆厥旨趣，蓋迥非世俗稗官，侈述神仙鬼怪，談諧謠諺，徒供談助者比。余故因其問序，欲使隱而躋於顯，將爲他日是邦掌故之一徵。

時道光十有七年孟秋月，賜進士出身、右春坊右贊善、尚書房行走、前翰林院侍講、日講起居注官、司經局洗馬、國史館提調教習庶吉士、姻愚弟涇縣朱琿撰。

志乘之作，必歷數十百年始一增修，其間陵谷變遷，人事廢興，不知凡幾。非得有心人條分件繫，爲之網羅，則湮沒而無考者，胡可勝道。長洲顧君默庵，食貧績學，不惜殫一人之心力，探賸索隱，鉅積寸累，著成《吳門表隱》二十卷，爲梓里備掌故耳。其用心可謂勤矣！且非得之於目染耳濡，即得之